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报告文学卷

刘文彪卷
罗盘卷
戚鸣卷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丛书名：中国当代作家经典文库
书名：报告文学卷
作者:《中国作家》杂志社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ISBN:7-80145-554-1/I247.7
出版日期：2002年1月
定价：7290.00元（全套）



目　　录

梅里雪山祭…… (1)
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 …… (83)
女人的价值：公关在中国…… (213)

梅里雪山祭



谨以此文献给攀登卡格博峰遇难的勇士们

——题记

第一章　最后一座神山

梅里雪山脚下崎岖的羊肠小路上，男男女女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六七岁的孩子和六七十岁的老人。每个人手里都数着佛珠，口中念念有词。脸上满是虔诚和疲惫，还有一层汗水与尘土混合的厚厚的污垢。

他们都是藏族笃信喇嘛教的善男信女，来自西藏、云南、四川、青海，大多是朝拜布达拉宫之后，千里迢迢徒步来到西藏、云南交界处的梅里雪山，到山脚下的飞来寺进香，然后绕着他们称为神山的梅里雪山主峰卡格博峰转一圈，这叫“转经”，是喇嘛教信徒们最重要的朝拜活动。

绕卡格博峰转一圈一般需要两三个月。更有虔诚的信徒戴着护掌和牛皮围裙，五体投地，一步一拜，这要半年的时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艰苦的活动了。“转经”一般从秋季开始，这时，平均海拔3000米的“转经”之路已是天寒地冻，“转经”人只有一件大藏袍，白天穿着，晚上盖着睡觉。他们不带食物，靠沿路人家的施舍度日。许多老弱者死在“转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路上，被认为是升天了。不“转”经的人则受人歧视，传说死后不能升天。

传说卡格博峰属羊。每逢羊年，“转经”的人成百倍增加，梅里雪山脚下会绕上一根扯不断的人链。羊年“转经”的人大多牵羊而来，羊的全身装饰着黄色或红色的绸带，如出嫁的新娘般娇贵。“转经”之后的羊成为神山崇高、圣洁的象征，此后不能宰杀，任其自然死亡。

据说在布达拉宫进香时，幸运的香客便可看到遥远的东方卡格博峰在霭霭祥光中若隐若现。香客们被祥光吸引，前来“转经”。

据藏族民间传说，活佛手持赶山鞭像驱赶绵羊一样使滇西的横断山脉以及藏东、川西的群山聚拢于现在的云南迪庆州。最高最美的梅里雪山卡格博峰便成为众雪峰的领袖，俗称雪山之神。在藏区，卡格博峰被列为“八大神山”之首，是喇嘛教红教派的保护神。千百年来，卡格博峰接受的只是乞求保护与赐福的顶礼膜拜，一代又一代喇嘛教信徒以令人感动的虔诚，历尽千辛万苦前来“转经”。

卡格博峰是云南第一高峰，高 6740 米，它常年笼罩在云雾中，很少有人能看到它的真面目。据说，只有受到神山青睐的人，才能目睹其尊容。

1986年10月，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视察西藏时，来到卡格博峰前朝拜。这是一次极为隆重的朝拜，班禅的随行车队有几十辆。沿途上千人竖立两旁，向这位居京三十年后首次回到藏区的活佛致敬。当地最美丽的少女身着绮丽的藏族服装，向班禅献上鲜花和哈达。班禅的车队在狭窄的盘山公路上缓缓行进，车队后面跟随着数千名信徒，浩浩荡荡来到卡格博峰下。

可此时卡格博峰深藏云雾之中，班禅的陪同者们看到这种景象，目光马上变得暗淡，数千名信徒们的脸上无不露出茫然神色。只有班禅活佛不慌不忙，缓步走到山前一块空地上，合掌念经，然后将一瓶“圣水”洒在山前。

众人抬头向卡格博峰眺望，只见山上的云雾渐渐散去，如同舞台上的大幕缓缓拉开。薄雾中卡格博峰仿佛从远处走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高大，最后顶天立地般站到了众人面前。蓝天红日之下，卡格博峰冰清玉洁、通体透明，闪着神秘而圣洁的光。

众信徒不敢多看，慌忙低头闭目，战战兢兢地合掌念经，每个人心中都体验着一种目睹神山显灵的惊喜交加和诚惶诚恐。

这是一段越传越离奇的故事，可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肯定地予以证实。因此，在信徒心中，卡格博峰更增

添了神秘色彩，班禅也更成为神灵的化身，受到喇嘛教信徒们狂热的崇拜。

如今，藏区大部分地方受到不同程度的汉化，这从“转经者”的服装上清楚地显示出来。他们除了那早已看不出本来是什么颜色的藏袍，还有不少妇女穿着小西服领上衣，这是六十年代汉族妇女的统一服装，许多年轻人歪戴着军帽，这是七十年代痞里痞气的北京小青年的时髦标志。

可所有这些并没改变藏区人们对卡格博峰的崇拜，每年都有众多的人围绕梅里雪山“转经”，不过没人更近一步接近它，而登上卡格博峰顶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一个叫旺堆的“转经”人说：“卡格博峰顶是个极乐世界，是天神聚会的地方。那里有个宫殿，顶层是黄金盖成，中间是绿油油的松耳石筑就，底座是五光十色的花玛瑙营造，梁柱是蓝宝石铸成，四壁飞檐全镶着纯金和红珊瑚。卡格博神就住在这宫殿里。”

说到这里，旺堆又兴奋又遗憾：“这些我是无法看见的，只有围绕卡格博峰转十三年，磕五十万个头，积德行善的人才能看到那宫殿和穿白衣骑白马的卡格博神。”

关于梅里雪山还有许多众说纷纭的神话，这是一座



有着浓重宗教色彩的雪山，也是最后一座不曾被人类的伟大意志和不屈不挠的征服欲望染指的宗教意义上的神山了。

第二章　如出一辙的失败

1987年的时候，对于梅里雪山，人们除了它的高度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因此，谁都没把这座山放在眼里。现在看来，日本上越山岳会几乎是毫无准备、冒冒失失地进山的，而且肯定还怀着一种可笑的乐观和不可一世的勇气，一点不知道当时正是梅里雪山地区的小雨季，山上或雨或雪或浓雾，难得碰上可以攀登的好天气。他们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只上到4500米的高度，便受阻于频繁的冰崩、雪崩和难以攀援的陡峭冰壁，加之天气恶劣，连主峰卡格博峰的影子都没看见，便垂头丧气地宣布登山失败，撤营收兵了。

梅里雪山属于横断山脉，地质结构极为复杂，山体切割严重，如刀劈剑斩般破碎而陡峭，处处是悬崖绝壁，可真正的难度并不在此，而在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形成的众多悬冰川。这些冰川是世界罕见的低纬度、高海拔、季风海洋性现代冰川，靠丰富的降水而生存。雨季时，冰川迅速向山下延伸，一头扎进二三千米的森林中；旱季时，冰川消融强烈，又缩回到四五千米的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腰。这样快速的运动和大幅度进退使整个冰川破碎不堪、极不稳固，冰裂缝纵横交错，冰崩十分频繁。加之山体陡峭、纬度低、气温高，积雪的凝固性差，雪崩也非常频繁，流雪更是家常便饭。

冰川上的裂缝大都深不见底，宽得无法逾越。更可怕的是被浮雪掩盖的暗裂缝，如陷井般难以察觉，危险性极大。而比暗裂缝更可怕的是冰崩和雪崩。据专家估计，小型的冰崩雪崩一次崩塌的冰雪有几十吨甚至上百吨，大型的竟有几十万吨。崩塌的冰雪如巨大的洪流，从山上奔腾而下，势不可挡，横扫几百米宽，几公里长的区域，破坏力极大。自有登山运动以来，冰崩雪崩一直是对登山家的最大威胁，众多优秀的登山家葬身于冰崩雪崩之中。

梅里雪山的难度还不仅仅是这些，更让登山家烦恼的恐怕是那不可捉摸的天气。对于可怕的暗裂缝、冰崩、雪崩，经验丰富的登山家可以根据地形的特点加以判断，避开发生冰崩雪崩的区域，并以其超凡的细致和谨慎探出暗裂缝的所在，唯有天气是无论如何躲不开的。梅里雪山处在喜马拉雅山脉和横断山脉相交的顶端，极易产生强烈的上升气流，任何地方飘来的一块云都会在这里变成大雪和浓雾，其局部天气变化无常，阴晴雨雪全在瞬息之间，难得有几个完整的好天。

上越山岳会哪里知道这些，他们盲目地选择了卡格博峰正面的西当路线（这是距主峰最近的一条路线），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增加了卡格博峰西当路线的攀登价值，使以后登顶的人具有更大的荣誉。

卡格博峰仍然是一座处女峰，这对正准备联合攀登的日本京都大学学士山岳会和中国登山协会来说确是个好消息，因为上越山岳会如果登顶，那么，他们联合攀登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了。现在，除了导致上越山岳会失败的西当路线，其他每一条路都通向首次登顶的荣誉。

为准备 1989 年联合攀登梅里雪山而于 1988 年进山侦察前，联合登山队中方队长王振华的办公室烟雾腾腾，烟灰缸里烟蒂堆成一座小山，他在为确定侦察路线而左右为难。除了西当路线，可供他选择的只有西北侧的斯农路线和东南侧的雨崩路线。当时，梅里雪山的资料少得可怜，王振华无从决定哪条路线更好。最后，当烟灰缸满得再也无法容纳新的烟蒂时，王振华拿起一把尺子，仔细量了量地图上两条路线的长度，便选择了距离短一些的斯农路线。

这把普通的尺子对王振华来说实在非同小可，虽然王振华注定要扮演失败者的角色，但由于这把尺子，他很早便躲开了两年后发生在雨崩路线上的大灾难。



中日联合侦察队从梅里雪山所在的德锁县出发，赶到山下一个叫斯农的小村（这条路线就是以这个村名命名的），由斯农走半天山路，在3600米处设立了大本营。中日双方队长在大本营坐镇指挥，再往上就是攀登队长和队员的事了。中方的金俊喜、孙维琦，日方的广濑显、米谷佳晃在当地三个向导的带领下，从大本营右侧山脊往上走，穿越大片森林，到达一个夏季牧场，在这里建立了一号营地。

一号营地在雪线之下，没雪也没水。大家走了一天山路，难忍口干舌燥之苦，便分头去找水，却都空手而归。最后，经验丰富的金俊喜在牧民的木棚顶上的木槽里找到了积存的雨水，便小心地收集在铝制饭盒中，架在火上烧开，一人一杯，解了燃眉之急。

天黑之后，几个人在睡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相互都听到对方肚子里咕噜咕噜响个不停。很快，大家一个接一个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急匆匆撞出帐篷，四下找方便之处。不一会儿，一个个捂着肚子苦着脸回来，都说拉肚子了。只有那三个向导安然无事，盖着老羊皮袄睡得又香又甜，鼾声隆隆。这晚上，四个人谁都没睡好，不断提着裤子进进出出。每次出去后，回来躺在睡袋里仍没法入睡，气呼呼地听着三个向导的鼾声，等着再次出去方便。



第二天一起来，他们感到浑身散了架似的，走起路来腿肚子发抖，但谁也不肯留下休息，都要继续往上走，因为大家明白这里可不是久留之地。他们上到4000米的高度，在此建立了二号营地作为前进营地，登山器材和食品都贮存在这里，再往上就可轻装前进了。

二号营地以上是雪坡，积雪深至膝盖。三位向导说什么也不肯再上了。梅里雪山是神山，当地人认为攀登神山会受到神灵的惩罚，所以，除了在4000米左右的高度放牧、打猎之外，从来没人再往上爬过，对外来的登山者更是深恶痛绝，只是在几百块钱的引诱下，才有几个胆大的答应做向导。

没了向导，四个人只好自己找路往上走了。他们上到4500米的高度后，决定不再往上走了，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到主峰下的情况。这里距主峰仍很远，需翻过一道山脊，跨越一条冰川，才能到达卡格博峰下。他们通过望远镜看到冰川支离破碎，闪着幽蓝的光。金俊喜对孙维琦说："冰川发蓝，说明存不住雪，坡度一定很陡，估计这是个难点。"

不过，金俊喜并没把这个难点看得很严重，因为他从望远镜里看到冰川尽管破碎，但还是连在一起的，能上去。日方的广濑显和米谷佳晃也认为问题不大。于

是，他们向大本营汇报了情况，确定了这条主峰右侧的攀登路线。侦察活动到此结束。

金俊喜、孙维琦和广濑显、米谷佳晃都有着八千米以上的登山经验，他们很一致地认为这条路线的难点在于那条蓝色的冰川，根据以往的经验，认为总有办法上去的。

梅里雪山的高度迷惑了这些有着八千米以上登山经验的登山家，使他们对上越山岳会的失败不以为然，草草结束了侦察活动，比原定计划提前了16天。剩余的大量登山食品无法处理，便到附近的一座4000多米高的雪山上拉练。拉练进行了8天，仍剩下许多食品，便分送德钦县有关单位。之后，打道回府，从昆明飞回北京和东京，开始做明年登顶的梦了。

以后，当登顶的美梦破产后，中日双方都承认这次侦察不够细致。金俊喜说当时他和孙维琦都觉得应该深入到那条蓝色冰川里面看个究竟，和日方商量，他们说时间不够（日方队员是利用假期来的），因为要深入冰川内部最少需要半个多月时间。第二年攀登时间是足够了，那时他们会把这条冰川仔仔细细看个够，而且看的还不只一条冰川，但仅仅是看看而已。

1989年正式攀登，一开始就不顺。中方队长王振华率领中方先遣队1月4日来到大本营，还没来得及坐

下喘口气，天上便开始慢悠悠地飘雪花，很快变成鹅毛大雪。山上的雪比平原上大得多，大雪中能见度极差，二十米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漫天飞雪像个大罐子似的把他们扣在里面，一扣就是四天。

几天后，以米谷佳晃为队长的日方先遣队来到大本营。先遣队的任务是在中日大队人马来到前建好一号营地。

按一般登山常规，雪停之后要等一到三天才能行动，因为新雪之后雪崩、流雪频繁，危险性大。先遣队由于时间紧迫，只待了一天就开始行动。他们从大本营出发爬上一道山脊，从山口下到山脊另一面，在3700米处建了个中转营地，物资和食品先运到这里，再从这里运往一号营地，所以一般又叫中间营地。

中间营地建好后，又是连续两天大雪，先遣队只好撤回大本营休息。第三天早晨雪停了，天放晴了，周围的山峰清晰地显现出来，更加洁白美丽，令人心醉。来过雪山的人都会认为世界上没有比雪山更纯净圣洁的地方了。不过，当视野里除了洁白还是洁白的时候，人便有些消受不了。雪光刺目，队员们戴着优质的高山墨镜走出帐篷时，用较长时间才能适应。第一个睁开眼睛的队员还没来得及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便大叫起来：“中间营地不见了。”



大家都睁开眼睛后，看到中间营地的位置平平坦坦，两顶帐篷无影无踪了。这时，有人说了一句：“肯定是被雪埋没了。”

金俊喜和米谷佳晃上去一看，帐篷确是被雪盖住了，帐篷顶上的积雪竟有一米厚，两根帐篷杆全被压断了。

金俊喜和米谷佳晃担负修通一号营地的道路。路线从斯农冰川的舌部向上，走冰川与山壁交界处。这里冰川消融强烈，裂缝少，如发生冰崩，处在冰雪下泄通道的侧面，危险性小。不过，路线右侧山脊上时常有滚石如猛虎般呼啸而下，令人胆战心惊。金俊喜和米谷佳晃轮流在前面开路，避开危险的雪崩区，选择相对安全的路线，在陡峭的地段钉上冰锥、岩子锥，拉好保护绳，隔一段距离插上一面小旗作为路标。

两天后，到一号营地的路线修通。金俊喜和米谷佳晃没遇到滚石也没遇到流雪，倒是从大本营经中间营地搬运物资的队员受了一场虚惊。那天，他们从一个流雪槽下经过，忽听头顶上轰隆隆作响，“流雪，快跑！”一个队员喊了一声，大家撒腿就跑。他们每人背着二三十公斤的东西，加上雪深及膝，根本跑不快，摇摇晃晃全像醉汉一般。幸亏上苍有眼，他们总算躲过去了。流雪山洪一般从他们身后奔腾而下，如果稍慢几步，他们会

像几个石子般被流雪冲下山去。

一号营地建成后，金俊喜和米谷佳晃发现上面的地形和去年侦察所见大相径庭。那时，通过望远镜观察，冰川虽破碎，但连在一起，所以他们认为肯定能找到上去的路。可现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冰川消融强烈，简直是由一排排锋利的大砍刀组成，无数的大砍刀寒光四射，使金俊喜和米谷佳晃禁不住心里发凉，直打冷颤。要通过这样的地形到达5300米高的二号营地，实在难以想象。这样的地形不仅难于攀登，更要命的是冰崩的危险随时存在。这时，金俊喜心中便对此次登山的失败有了预感。他从1975年开始登山，从没见过这样的地形，更没在这样的地形上攀登成功过。不过，金俊喜只把这种预感藏在心中，因为登山过程中是忌讳说丧气话的，只应尽最大努力。

以后几天，金俊喜、孙维琦和日方攀登队长横山、米谷佳晃等克服重重险阻，几次上登侦察，想找出一条上去的路线，最高一次竟接近了5300米处的冰川顶端。眼看就要上去了，忽遇一面坡度超过90度的大冰壁挡住去路。他们能做的便只有望山兴叹，怨恨自己没有一双飞鸟的翅膀了。

日方攀登队长横山前几天在大本营得知上面地形的情况时，感到非常惊讶。他没参加去年的侦察，难以相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